

文章编号:1673-2049(2019)06-0119-08

平遥古城信仰建筑的空间文化特征

石谦飞,景一帆,张潇宁,李昉芳,朱向东

(太原理工大学 建筑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摘要:针对平遥古城信仰建筑在经济社会大发展的背景下作为重要文化载体受到较大冲击的现状,通过挖掘平遥古城信仰建筑空间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归纳其特征,使信仰建筑空间保持自身文化载体的功能,将古城文脉更好地融入城市公共生活,带动区域活化发展。在前期文献典籍研究、实地调研、信息归纳整理的基础上,总结了平遥古城信仰建筑空间的历史和现状;分析得出了平遥古城信仰建筑空间在宏观、中观、微观3种不同尺度视角下的文化特征,包含布局特征、类型特征及其形成的内涵因素,并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提出了保护与开发的建议。结果表明:平遥古城信仰建筑在宏观布局上体现出宗法性与合礼性、多元性与开放性特征,在中观上体现出了亲和性与节点性、实用性与功利性特征,在微观上体现了信仰对象的融合性与杂糅性特征;所得结论有利于理解中华古代信仰文化,为保护信仰建筑空间和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理论根据,为探索历史城镇的活化发展途径提供参考。

关键词:历史城镇;信仰建筑;空间文化特征;平遥古城;文化载体

中图分类号:TU98

文献标志码:A

Spatiality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Belief Architecture in Pingyao Ancient City

SHI Qian-fei, JING Yi-fan, ZHANG Xiao-ning, LI Fang-fang, ZHU Xiang-dong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yuan 030024, Shanxi,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eat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Pingyao ancient city belief architecture, 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carrier, were greatly impacted. Through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belief architecture space in Pingyao ancient city, the characteristics were summarized, which could maintain its own function of cultural carrier. It continued the context of the ancient city to better integrate into urban public life, and promoted regional ac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researc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information induction,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belief architecture space in Pingyao ancient city were summarized.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elief architecture space in Pingyao ancient city were analyzed from three different scales: macroscopic, mesoscopic and microscopic perspectives, including layout characteristics, typ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ve factors of its formation.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suggestions and development were put forwar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elief architecture in Pingyao ancient city embod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and courtesy, pluralism and openness in macro layout, affinity and node, practicality and

收稿日期:2019-03-2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5BG097)

作者简介:石谦飞(1965-),男,江苏江阴人,副教授,E-mail:shiqianfei@163.com。

utility on the medium level, integration and mixture of belief objects on the micro level. The conclusion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ancient Chinese belief culture,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protecting belief architecture space and inheri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ac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towns.

Key words: historic city; belief architecture; spatiality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Pingyao ancient city; cultural carrier

0 引言

在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中,宫殿衙署、民居建筑和信仰建筑共同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信仰建筑是指各类宗教信仰建筑、民间信仰建筑以及文庙等儒家建筑空间。平遥古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民居群是古城中的标志性建筑,但分布于其中的信仰建筑空间与民居相比,在城市空间构成方面具有更大的研究价值。由于社会历史的演变和进步,这些千百年前建立起来的信仰建筑空间在今天已无法重现曾经的香火鼎盛,但其作为历史城镇中的公共空间,承载着重要的城市功能,蕴含着独特且悠久的地域文化内涵。它们是一个地区的财富,在今天依然值得被科学地研究和保护,使其融入到城市的整体发展中去。平遥古城现存的信仰建筑空间数量可观,但现存情况不一。部分坐落于古城开发较为完善地带的信仰建筑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却存在发展活力不足或商业化过度的问题。部分处于古城中非核心区域的信仰建筑则面临更多困境:区域结构和功能失衡,建筑质量不佳,文化特色丧失,环境恶化,不受居民和游客青睐,迫切需要进行保护修缮、功能重整和环境治理;另外一些信仰建筑空间已不复存在,成为永久的历史记忆。本文在分析总结实地调研成果的基础上,对现存信仰建筑的空间文化特征进行了分析,总结出了大尺度空间——城市空间层面上的布局特征、中等尺度空间——街区层面的类型与分布特征、小尺度空间——信仰建筑、民居内部层面上信仰对象的特征。与现有相关研究方法相比^[1-6],本文主要基于实践的历史古城空间中建筑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厘清和借鉴有关研究概念及研究成果^[7-11],同时反映国内外历史城市建筑保护发展方面的新思考^[4,12-15]。

1 平遥信仰建筑空间

1.1 信仰建筑空间

中国信仰体系可分为 3 种类型:第 1 种是宗教信仰,有道教、释教、回教、天主教、基督教 5 种;第 2

种重要的信仰体系是历史上形成的民间信仰体系,它包罗广泛,具有地域性的差异,并反映于种种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第 3 种信仰体系是儒家信仰体系,它显示出宗教的某些特性,而儒学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思想流派,自古以来被帝王、官宦和治学之士重视,在今天的海内外也受华人广泛推崇。本文民间信仰的概念,又称民俗信仰,它指中国普通民众对神祇崇拜的观念整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信仰虽不是宗教,却又类似宗教,是一种独特“泛神论”的普遍存在^[9]。民间信仰有别于正统宗教的是在民间自发形成的多神崇拜,且民间信仰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

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自古以来都是华夏儿女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与城镇中,信仰活动是人们生产生活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信仰建筑(包括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建筑空间)是人们重要的活动环境和场所。

总的来说,平遥的宗教信仰既有道教、释教、天主教、基督教,同时存在融汇的儒家^[11]及丰富的民间信仰。它们的信仰建筑空间规模不同,特征不同,功能各异。

1.2 历史上平遥的信仰建筑空间

平遥古城信仰建筑空间历史上一直是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16-17],明朝洪武初年,朝廷中央下诏要求全国城镇修建厉坛、社稷坛、风云雷雨坛等祭祀建筑。在万历三十七年平遥县志、康熙四十八年平遥县志和乾隆三十六年平遥县志中,都有《祠祀》专门记载信仰建筑情况。万历三十七年平遥县志有云:“按记曰为民捍御后祀,以劳定国则祀,彼风雨雷电山川社稷等神,无容议矣。至三皇、关王诸庙,要皆施法勤事,功德及人,与正典合者也,况其崇祀,又非一日乎?……社稷坛,在城西北;风云雷雨坛,在城南;邑厉坛,在城正北;城隍庙,在县治东;八蜡庙,在风云坛协祭。”万历版县志中的平遥县图显示,至明万历年间,平遥古城已经形成了南北两门、东西四门的“龟城”建制,并且已有宫观庙宇分布于城内外。清康熙平遥县志中的平遥县图更为详细、直观,清朝

平遥城的信仰建筑空间已经比明代更加丰富,文庙、文昌庙、关帝庙、真武楼、吉祥寺、集福寺、观音阁、二郎庙,以及城外的帝尧庙、朝山庙、介之推庙、马王庙、龙王庙等信仰建筑空间已经建立起来。从乾隆三十六年平遥县志中的《坛壝》和《祠庙》记载可看出,在明清之交的平遥,信仰建筑空间得到发展并趋于完备^[16-17]。

1.3 平遥信仰建筑空间现状概况

根据统计(附件 1),平遥古城内如今可见及可考的信仰建筑有 42 处,依据建立背景和分布位置可将其分为 6 个类型:①官方背景建立的信仰建筑 6 处;②民间背景建立的信仰建筑 20 处;③商号类信仰建筑 3 处;④住宅类信仰建筑 3 处;⑤外来类信仰建筑 2 处;⑥城外信仰建筑 8 处。其他包含于衙署建筑、教育场所、军事工事、民居中的小体量信仰建筑空间更是不胜枚举。这些信仰建筑空间的建造年代、分布位置、规模形制、祭祀神祇、保护现状等方面的情况各不相同,它们共同构成了平遥古城丰富的信仰建筑空间遗存。

2 平遥信仰建筑空间特征分析

平遥古城信仰建筑空间是多个层级共存的多维度有机体,其文化特征在宏观的城市规模层面上主要体现出布局上的宗法性与合礼性、多元性与开放性特征;在中观的街区级层面上体现出了亲和性与节点性、实用性与功利性特征;在微观的信仰建筑与民居内部体现了信仰对象的融合性与杂糅性特征。

2.1 宗法性与合礼性

平遥信仰建筑空间在城中的选址思想体现出宗法性与合礼性。宗法性与合礼性分别指符合古代宗法礼乐制度和历代封建王朝的“尊礼”造城思想。西周分封天下,确定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上也有相关的制度,《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意即建城九里见方,每边开 3 个门,纵横各 9 条道路,分南北道路,宽 9 条车轨,东面为祖庙,西面为社稷坛,前面是朝廷寝宫,后面是市场和民居,朝廷宫室市场占地 100 亩。根据这一表述,城市建设中祖庙、社稷坛、官署建筑、集市等信仰建筑空间的坐落位置各得其所。平遥古城最初由西周大将尹吉甫驻军时所建,虽城址与城墙位置后有变动,但建城者恪守着西周礼制。在平遥古城中,衙署位于城中心偏南位置,店铺、票号集中的市则集中

在县衙后方的东大街和南大街中段,一切犹如《周礼》的规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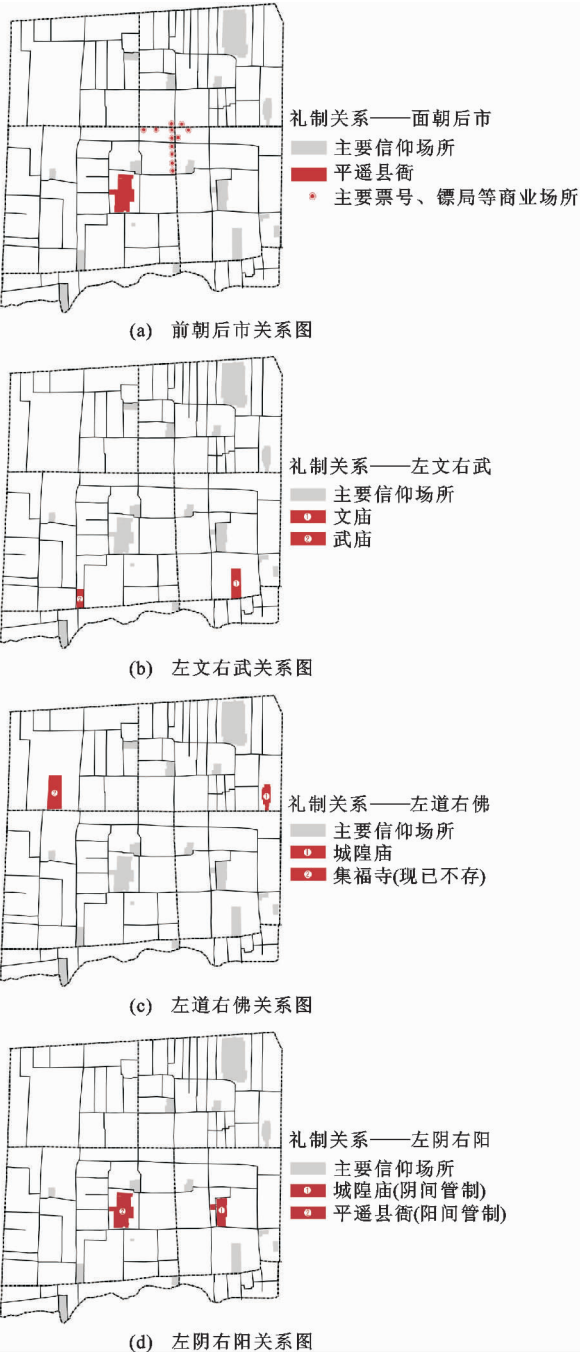
另外,中国古代有东大西小,文为上首,即“左文右武”之排位传统。皇帝坐北朝南,他的左边是东,右边是西,东方属木主生,西方属金主死,武将带兵杀敌,所以武为右;文臣治理百姓民生,故在左,如此“文武辅弼”象征社会安定。同理,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中,国都或城市即如一个放大的“朝廷”,由人神共同治理;反映在信仰建筑空间的选址上,就形成了在城东(左)布置祭祀孔圣的文庙,在城西(右)布置祭祀武圣的武庙,平遥亦然。佛寺和道观在平遥古城的位置分布较为特殊,虽佛教在历史上的发展强于道教,但平遥城自唐宋以来,道教更加昌盛,这便形成了城内“左道右佛”的布局。此外,城隍庙(阴间神)和衙署(阳间官)的位置也反映了“左阴右阳”的传统观念(图 1)。

2.2 多元性与开放性

平遥古城的信仰建筑在城市中的类型之集成、内容之丰富还体现了多元性与开放性的文化特征。

首先,平遥古城的信仰建筑空间具有多元性。平遥社会生活决定了建筑要满足人们的使用功能就必须具有多元性,而不能是一元的或单一的。在平遥古城中有:①城隍庙、清虚观、二郎庙等大型道教寺观;②兴国寺、罗汉庙等佛寺;③文庙、文昌宫等儒家祭祀圣地;④火神庙、十王庙、牛王庙等民间信仰祠庙。城市民间信仰建筑空间丰富且种类齐全。平遥城内的佛教庙宇曾经有若干处,但大部分今已不存,道教宫观比较兴盛。这主要是由于历史上以平遥为代表的晋中地区曾是全国道教的一个中心。另一个原因是,佛教的修行观为“出世”、“六根清净”、不婚不育,这与百姓祈求人丁兴旺的愿望相悖,而道教更符合百姓的崇祭需求。即便如此,如今仍能在其他类型的一些祠庙中看到供奉佛教偶像,这更加说明了平遥信仰建筑空间的多元性。

平遥古城信仰建筑空间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外来信仰建筑,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如今屹立在古城中东西 2 个位置上。平遥的第 1 座天主教堂 1910 年开始修建,1912 年竣工。现在的平遥天主教堂坐落于上下东门之间,也就是城隍庙大街安家街 2 号,紧靠古城墙,由于城市规划的缘故,教堂现在被一条马路横穿,分为南北 2 个部分,南部为神父等的居所,北部还待修缮。与之相对,基督教堂坐落于城西的沙巷街与站马道街之间,日常也有丰富的教会



活动。

2.3 亲和性与节点性

在中等尺度的具体街区中,信仰建筑空间与其周围的道路、建筑、环境和谐共生,具有亲和性与节点性。

对信仰建筑空间的分布位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信仰建筑空间都分布在民居群中,许多祠庙与民居仅仅一墙之隔,在沿街建筑立面上常

不知不觉中就走到了一处祠庙的正门(图 2,3),有些小型信仰建筑空间更是深入院内(图 4)。在航拍图像里,信仰建筑空间与民居一并都是合院坡顶,没有孤立、突兀等不和谐之感,凸显建筑与周边环境在心理感受方面“亲和性”的特征。



图 2 火神庙沿街立面

Fig. 2 Street Facade of Huoshenmiao Temple



图 3 五道庙沿街立面

Fig. 3 Street Facade of Wudaomiao Temple

平遥古城的信仰建筑空间也具有节点性。一方面,这些建筑在整体上与民居群落达成和谐;另一方面,信仰建筑空间通过一些细节手法显示出它们与民居建筑的不同之处,成为连续性建筑空间的变化性节点。例如坐落于北大街上的二郎庙,面阔三间的正门在开间、高度和体量上比两侧民居和商铺均稍大一些,在装饰上比较华丽,有绿色琉璃瓦、斗拱和镶金的彩画。门前有一对盘龙石柱,使整个大门立面显得更有气势(图 5)。另外城隍庙入口处高大华丽的牌楼也有突出节点的作用(图 6)。信仰建筑空间的节点性还体现在它们的选址上(图 7)。祠观庙宇常处在街巷的路口处,面向垂直街道,或处在街巷的拐弯处附近,还有的处于邻近城墙的宽阔道路一侧。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对民间信仰场所空间位置的营造注重公共空间的利用。例如,“避风聚水”的丁字路口常出现于平遥城内,其拐角处是街道空间的转换处,也是居住在街巷中居民的公共空间,是信息交流之所,这样在与居民共用公共空间的同时,促进了社会信息交流,可以更好地营造空间的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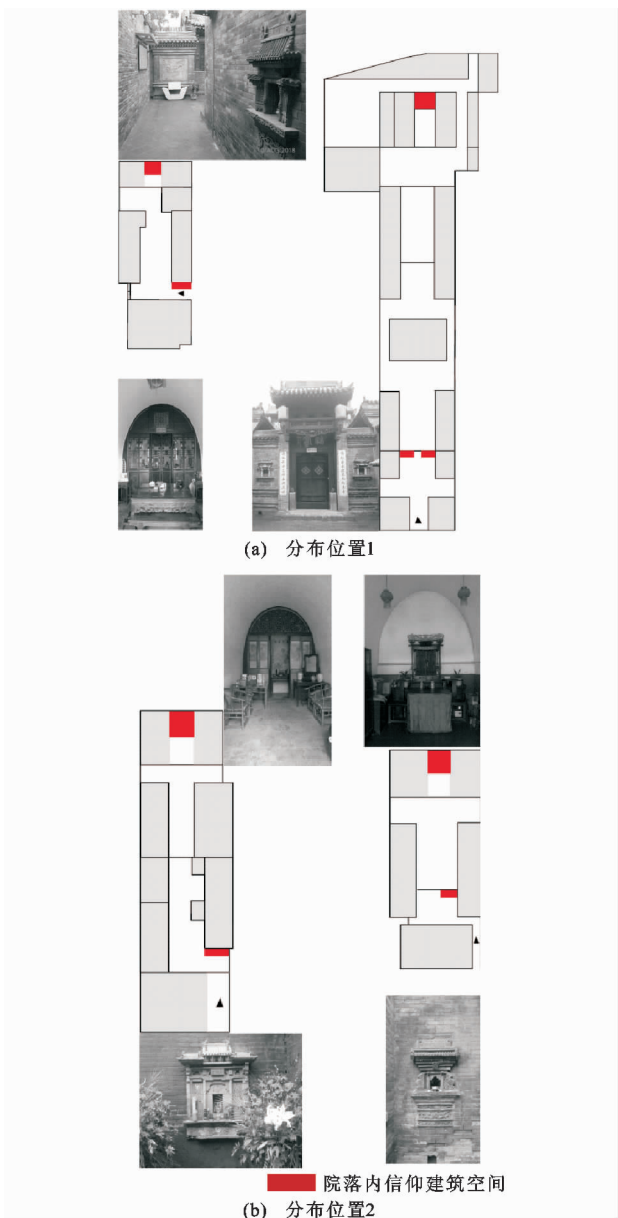


图 4 院落内信仰建筑空间分布位置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Location of Belief Architecture in Courtyard



图 5 二郎庙沿街立面

Fig. 5 Street Facade of Erlangmiao Temple

精神,体现场所不同于民居的地位,增强人们对“特殊”场所的心理认同感。



图 6 城隍庙入口牌楼

Fig. 6 Entrance Archway of Chenghuangmiao Temp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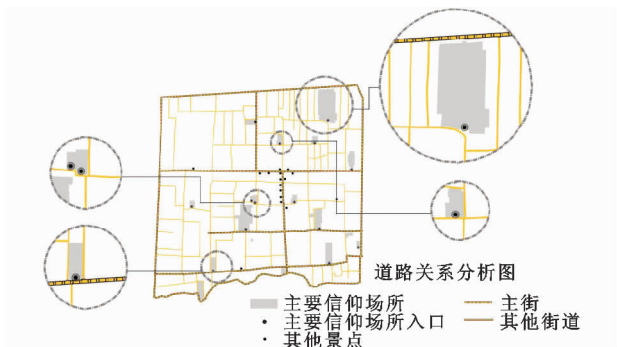


图 7 信仰建筑空间与道路关系

Fig. 7 Relationship Between Belief Architecture Space and Roads

2.4 实用性 与 功利性

在街区尺度中,平遥古城的信仰建筑空间成为组织区域公共生活、进行民俗活动、社会交往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街巷序列的引导、过渡空间,深刻影响着街区的文化特质,其表现出较强的实用性与功利性特征。

为了表达对世俗美好生活的愿望或解脱生活和生产上的困惑,百姓大都对神灵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其中行业神信仰建筑空间突出体现了实用性与功利性。平遥作为晋商故里,城市行业种类齐全,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达。商人信奉火神、财神、关公等,文人信奉文昌、魁星,工匠信奉鲁班。不同的行业祭祀神祇的祠庙总是分布在该行业集中的街区(图 8),例如制陶业发达的城东北一带,就有该行业所崇祀的火神庙,相关的街巷如窑厂街、窑楼底街、东水道巷则环绕其周围。类似的行业神信仰建筑空间还有米家祠堂、武庙等。明清平遥城商品经济发达,商人对于财神的信奉可谓登峰造极,平遥财神庙中,竟把比干、赵公明、关羽及招宝、纳珍、招财、利市各路财神统统供奉于大殿及献殿中,几乎集中国民间财神之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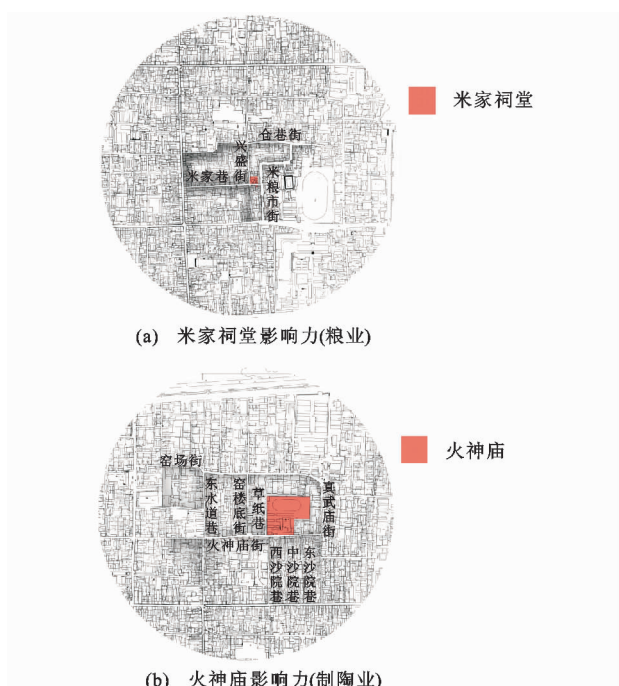


图8 行业类信仰建筑空间影响力

Fig. 8 Spatial Influence of Industry Belief Architecture

平遥古城百姓的日常生活活动亦可以佐证百姓对神灵的实用主义态度。灶神(灶王爷、灶君)能够“察一家善恶,奏一家功过”。如平遥雷履泰故居前院东厢房就供有灶神塑像和灶神画像,一旁对联云:“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

2.5 融合性与杂糅性

以研究的角度分析宫观庙宇及民居可以发现,信仰建筑空间的概念精确到一个开间、一个壁龛、一个桌台,甚至是照壁、脊兽、匾额、门窗的细部装饰上。这时,民间信仰建筑空间与儒释道信仰建筑空间呈现融合与杂糅的现象,突出体现在不同信仰的神灵偶像也广泛地出现在其他宗教及民间信仰祠庙空间中。

道教信仰建筑空间在平遥古城长盛不衰,这一现象结合信众特征和道教本身可以找到一些原因。道教诸神本来就庞杂而无严密系统,造成多神崇拜,祭祀庞杂,名目繁多。中国民间自古以来就有以多神主义和偶像崇拜为特征的信仰习俗。千百年来自发传承下来的有神必信、多多益善、和合的信仰文化传统造就了平遥信仰建筑空间的多元性。建筑的作用在于给人们提供活动的场所,而人们的活动是多目的的,在信仰建筑空间内也大多体现了这种由于实用功利性决定的包容局面。例如在平遥古城惟一家武馆,与票号日升昌倚门相望的汇武林,其中供奉了佛教的释迦摩尼、道教的老子以及儒教的孔子,

并祀吕洞宾、关公(图9)。



图9 汇武林武馆的供奉偶像

Fig. 9 Statues in Huiwulin Martial Art School

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不同的宗教采取宽容的和平共处态度。季羨林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对宗教比较宽容的国家,不管是本土的宗教,还是外来的宗教,都一视同仁,无分轩轻”。民间信仰更是脱胎于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此后不断吸收、改造佛道教的不少神灵,逐渐丰富充实,并与世俗生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形成了融合性与杂糅性。

3 探索保护传承的模式

3.1 遗产保护路径

遗产保护是一个多学科概念,涉及多个学科:环境学、建筑和艺术、人类学^[18]。历史上曾先后出现一些概念的保护路径,如实体保护路径、社会经济路径、规划管理路径等。遗产保护路径的理念始于1972年由世界遗产保护公约(WHC)宣告:一些世界遗产具有杰出的普世价值,它们举足轻重,对全人类均有普遍价值^[18]。遗产保护的当代路径发展了可持续发展路径、文化旅游路径、活化遗产路径以及城镇风貌路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重建研究中心(ICCROM)在2005年指明^[18],遗产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的实际物质性,还在于社会重视和利用其遗产潜能的方式。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2005年宣告历史城镇风貌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随之也倡导:城镇遗产风貌作为媒介质,通过旅游、商业利用、加价地产,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通衢”,其遗产管理形式包括维修、重建和活化发展,其发展指标也是可持续保护的重要指标。

3.2 保护信仰建筑空间与信仰活动

在平遥古城的信仰建筑空间布局和祭祀对象上具有丰富的内涵,其内部建筑和信仰文化中包含的细节更是值得挖掘研究。因此,保护平遥古城中的信仰建筑空间不仅意味着要保护建筑本体及其周围环境,更应保护信仰建筑空间中的非物质性文化和活动。信仰建筑空间的定义包含了地域范围、有时间周期特点的规律性活动等。在世界当代遗产保护的活化保护路径、城镇风貌路径的启示下,对信仰建筑本体的保护,应依据“真实性”与“完整性”的原则,在充分理解宗教文化、信仰建筑保护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进行修缮并订立保护政策。在保护过程中切忌建设性破坏与保护性破坏。学界对文化场所的定义包括3个构成要素:实体环境、活动和寓意,信仰建筑空间即为一种典型的文化场所。信仰建筑本体和周围环境是承载信仰活动的载体,而其中代代相传的信仰活动才是使信仰建筑空间具有活力的源泉。民间信仰和宗教信仰不是封建迷信,其中蕴含着中国人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活生生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是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要保护信仰文化,鼓励正常、合理的民间信仰活动,如对佛道儒及民间信仰神灵的祭祀活动。历史城镇风貌保护的概念已经联结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城镇(城市)成为一个过程而非客体^[18]。

3.3 激活平遥信仰建筑空间

社会变革和时代的发展使平遥古城一些信仰建筑空间面临后续发展的困境,只是博物馆化的保存已不能顺应新型的保护和发展要求。应当积极学习和大胆探索,以使信仰建筑空间永续、活化发展,使其转变为带动古城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载体。可以发展功能置换的方法来激活古老的信仰建筑空间,例如利用展示、贸易、体验、表演活动等,采取建立信仰文化展厅、学习体验室、影片放映、工艺纪念品制售,以及举办庙会等具体手段。平遥古城隍庙表演的晋剧《酬神戏》和县太爷拜城隍庙祈雨演出等都是有益的尝试。对一些还没有被重视的信仰建筑空间,在保护修复的基础上,给予重视和适当开发。另外应提高信仰建筑激活保护工作的参与度,调动广泛资源,由政府、地方精英、古城居民、非遗传承人和工匠共同努力,让平遥古城信仰建筑空间焕发其应有的传承中华文明的光彩。

4 结 语

平遥古城信仰建筑的空间文化特征生动反映了

城市中人、空间、时间的关系和该城历史上的规模、布局、生态和文化底蕴。深入系统地研究和准确理解把握古城重要的信仰建筑空间特征,即城市的蕴意——历史、文化、民族和传统及人的活动与地域特征,使其在古城的保护传承、旅游开发过程中继续发挥公共活动聚集区(区域中心)、景观节点、文脉承载体的重要作用,才能实现平遥古城的全面保护和有机发展。同时,加深对历史城镇信仰建筑空间文化内涵的理解,有利于当代城镇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吸取历史城镇规划的经验,为处理大型公共建筑区域与城市的关系、树立城市文化性格特色、提升城市活力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董剑云,董培良.平遥古城文化史韵[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7.
DONG Jian-yun,DONG Pei-liang. Cultural History of Pingyao Ancient City[M]. Taiyuan: Shanxi Economic Press,2017.
- [2]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0.
LIU Dun-zhen.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e [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1980.
- [3] 焦 洋.平遥古建筑大木构件装饰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06.
JIAO Yang. The Research on Ornamentation Embodied in Wooden Structure Components of Pingyao Ancient Architecture[D].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2006.
- [4] 赵万民,余 佳.古镇保护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解读与传承[J].小城镇建设,2008(12):32-37.
ZHAO Wan-min,YU Jia. Interpret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Ancient Town Protection [J]. Development of Small Cities & Towns,2008(12):32-37.
- [5] 王金平,李会智,徐 强.山西古建筑(上册)[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WANG Jin-ping,LI Hui-zhi,XU Qiang. Shanxi Ancient Architecture(Volume I)[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2015.
- [6] GAO J,ZHANG J,DAI F. Space Organiz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Etiquette Culture in the Ancient Pingyao City[J].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Institut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2007,70(5):385-390.

- [7] 陈旭霞. 中国民间信仰[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
CHEN Xu-xia. Chinese Folk Beliefs [M]. Shijiazhuang: He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 [8] 李定武. 文化平遥[M].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
LI Ding-wu. Cultural Pingyao [M]. Taiyuan: Shanx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7.
- [9] 杨清虎. 神体儒用:儒学与民间信仰的融会[J]. 宁夏社会科学,2017(3):161-167.
YANG Qing-hu. Theological Confucianism: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Folk Belief[J]. Social Sciences in Ningxia, 2017(3):161-167.
- [10] 赵向东,王其亨. “世间万事纷如此,求其定论将谁从”——中国传统建筑归类的通约性探析[J]. 建筑学报,2012(增2):44-48.
ZHAO Xiang-dong, WANG Qi-heng. “Have Need to Set up Clear Rules over Names of Type?": Analysis of Vagueness Phenomenon of Architectural Type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J]. Architectural Journal, 2012(S2):44-48.
- [11] LIAN H. The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Etiquette and Its Modern Effects[J]. Asian Social Science, 2011, 7(8):256-259.
- [12] BROWN P L. Living History — The Walled City of Pingyao Offers a Rare Glimpse into China's Past[J]. Architectural Digest, 2007, 64(12):156.
- [13] SHARMA A K. Historic City — A Case of Resilient Built Environment [J]. Procedia Engineering, 2017, 180:1103-1109.
- [14] WANG S. Tradition, Memory and the Culture of Place;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Ancient City of Pingyao, China [D]. Denver: University of Colorado Denver, 2008.
- [15] 陈育霞. 诺伯格·舒尔茨的“场所和场所精神”理论及其批判[J]. 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 2003, 20(4):30-33.
CHEN Yu-xia. Introduction and Criticism of Norberg Schulz's “Place and Place Spirit” Theory[J].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2003, 20(4):30-33.
- [16] 孙和相,戴震. 汾州府志·平遥编[M]. 太原:三晋出版社,2013.
SUN He-xiang, DAI Zhen. Fenzhou Prefecture Records; Pingyao Edition [M]. Taiyuan: Sanjin Publishing House, 2013.
- [17] 王绶,康乃心. 平遥县志(康熙四十六年八卷本)[M].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
WANG Shou, KANG Nai-xin. Pingyao County Records (Eight Volumes of Kangxi Forty-six Years) [M]. Taiyuan: Shanxi Economic Press, 2013.
- [18] ZEAYTER H, MANSOUR A. Heritage Conservation Ideologies Analysis —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Approach for a Mediterranean Historic City Case Study [J]. HBRC Journal, 2018, 14(3):345-356.